

## 雪花的归宿

(组章)

□北琪

## 雪花的归宿

岭上的积雪历经千年,不肯  
变身为水。

门外的船只还在讲述他乡的  
故事。

柳树依旧青翠欲滴,黄鹂的  
歌声依然婉转,白鹭仍有冲向蓝  
天的欲望。

我在雪中漫步,固执地追寻  
一片雪花的下落。

风在空中欲言又止,它知道,  
再浪漫的美好也需留白。

一些雪花还在喋喋不休,纷  
纷扬扬了一整天。

雪是阴郁的天抛出的最后一  
粒砒码,未必能测量人间的疼痛,  
它只负责晶莹或肆虐。它所覆盖  
的美好或不堪,终将裸露出来。

路过也好,驻足也罢,皆是匆匆。

有些相遇是狭路相逢,有些

相遇会大起大落。

童话里的河会断流,快乐和  
悲伤都无处隐息。

如何抹去回忆的阵痛,是不  
朽的命题,也许永远无解。

尘封往事的都是高手。

我在雪中返回。

幸好还有一个转弯,可用来  
回头,停泊一颗苍凉的心。

一片雪花的归宿,再与我无关。

## 雪意浓

天色醉意正浓,大雪锦上添花。  
米酒散发淡淡的香气。

火炉里的火充满期待。

走进雪地,才知寒冷的真意。

我团起一个雪球放在掌心,  
看它一点一点融化。

善解人意的风也来助阵。

一些声音时常回响。

随风逝去的只能是岁月。一  
些冷或暖,会常驻心间。

一场雪心甘情愿为冬天作序,  
一直在坚守这份独一无二的浪漫。

我在恭候佳人,共饮一杯暖酒。

## 翻飞

飞雪是寒风悲伤的形式。

一缕炊烟,回归烟火。一朵  
雪花,返回天空。

我,无法踏上归途。

一个人在闹市里走着。

我的心思,在翻飞的雪里起  
起落落。

满天星斗撑不起一个夜空,  
月亮就亮了起来。

一场恰到好处的相逢。

所有的心思都长满绿色,所  
有的绿色都充满生机。

乌云,卷土重来。

阳光,还会茁壮吗?会不会  
长成一地清辉?稀疏,没有燃烧  
的火焰。

轻轻摇头,抖落一脸风霜。

## 祈祷一场雪

北风萧瑟。

风把芦苇吹成狂草,不知何  
时才能把它们安抚成小楷。

一个人的晚餐同样萧瑟。

斟满三杯酒。一杯敬天,一  
杯敬地,一杯敬自己。

桌上的玻璃花瓶是最大的一  
只酒杯,盛满过往。

阳光满屋,白玫瑰换成了粉  
佳人。

晚风袭来,粉佳人换成了香  
槟玫瑰。

一个特殊的日子,香槟玫瑰  
换成了戴安娜。

我问你,下次换什么颜色?

你说,都可以。

我又问,哪种颜色最好看?

你说,都好看。

望着你的背影,我,还有那些  
花,都不知所措。

一丝寒意,挤进我的骨头。

如今,那只花瓶空空如也。

你站在灯火阑珊处,而我,已  
来不及回首。

祈祷一场雪,为我而下。

在雪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,  
然后点燃篝火,遥想春暖花开。

## 江雪

翻千山,越万岭,仍不见飞鸟  
的踪迹。

纵横阡陌,没有一人经过。

我乘一叶孤舟,在江上垂钓。

风过来打探消息。

我能否在江上偶遇知己?

大雪纷飞,有人感受到浪漫,  
有人感受到凄凉。

我不奢望满载而归,只坚持  
在寒冷中向往温暖。

相信阳光终会照亮江面,照  
亮我。

四面透风的生活有了些许诗意。

诗散文

□冰鑫

晨雾漫过勒勒车的木轮时,姥姥塞给我一把爆米花,那爆米花咬碎时的脆响,能惊飞树梢上的山雀。姥爷的鞭子在空中划出半圆时,老黑牛便踏着草香往西边去。我的家乡阿荣旗得力其尔鄂温克民族乡兴南镇村西有三条河,从东到西相伴着向南流淌,村民们管它们叫小河、二河、大河。

## 村西的河

夏天的夜晚,浅浅的小河,默默地流向远方,清澈的河水倒映着星星,一切都显得安静而美好。水底的鹅卵石下能抓到好多蝌蚪。柳蒿芽沿着河岸疯长,嫩绿色的茎秆带着锯齿叶,掐断时会沁出清凉的汁液。

我总是蹲在河边看姥爷钓鱼。他的鱼竿是自制的,柳树杆梢绑着细麻绳,鱼钩上挂着从园子里挖来的蚯蚓。鱼漂是一截玉米秆。有时等得太久,我会数河面上的蜻蜓,有黄的、蓝的、紫的……

二河要宽些,河中间有片沙洲,长满了各种花草。每年端午前后,沙洲上会长出成片的黄花草。姥姥总用新鲜黄花草和柳根鱼炸大酱,鲜美又好吃。晒干了的黄花草,冬天炒肉最香。

16岁那年,我跟着小玉去了大河。那天,我俩揣着玉米饼,拿着几个鱼囤子,过了小河,又过了二河,一直往西走。走了两个多小时,忽然听见流水声,像堤坝漏水的声音。转过一个水泡子,眼前悠荡着一条宽阔的河。河水是深褐色的,空蒙而深邃,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。

对岸是刀削般的断崖,石缝里钻出一丛丛野花,黄色、蓝色、白色的野花在风里摇曳。崖顶上有一个身影,见我们望过去,便朝我们招手。“是采药的春燕!”小玉认出了她。春燕是对岸一个村落的,小玉她俩就是在这里认识的。春燕用叉子挖着草药,她使劲用脚踩着叉子,挖出来一棵就扔进柳条筐。脚下是峭壁和河水,我和小玉担心她掉到河里,就大声喊:“你往里点,别在边上挖!”

她笑着朝我们喊:“我离河挺远呢,这上面是平地。”

我问她:“你们村子就在山顶上吗?”

她回答说:“不是,隔好几座山呢!”

又说:“你们囤鱼,鱼囤子要撒远点,不然鱼不进去。”

我们的鱼囤子是用旧铁盆做的。父亲用钉子把盆底钉成密密麻麻的小眼,盆口处用细麻绳穿成网,再用桦树皮做个鸡蛋大的口,然后系上长长的手指粗的麻绳。到河边囤鱼时,先在囤口抹上玉米面糊糊。按小玉的法子,要用手攥紧麻绳,撒得越远越好。可那天我撒鱼

□凌志云

金秋,走进额济纳胡杨林,漫天金色扑面而来。

驼队在广袤无垠的戈壁上行走,额济纳河蜿蜒流淌,居延海的水声由远而近,胡杨林在夕阳下,如绸缎般鲜亮。

古代丝绸之路上现存完整的一座古城——黑城,伫立在戈壁滩上。夕阳西下,漠风当歌。抚摸暮色下的残垣断壁,沉甸甸的思绪从指间滑落。古道蜿蜒,笛声悠悠,对视着胡杨林泪水潸然……

胡杨,生而千年不死,死而千年不倒,倒而千年不朽。

胡杨的性格是坚强的,它在多盐碱的环境里与其相互作用,时间一久,便形成了特殊的生物特性。

胡杨的根、叶、枝干、细胞以及繁殖等变化,已经适应在沙质土壤里生长。它耐盐碱、耐严寒、耐酷暑、抗风沙、抗干旱,它是戈壁沙漠中唯一能够长成森



## 依山傍水兴南镇

囤子时,一慌,就连麻绳都撒河里了。看着鱼囤子带着麻绳顺着水流往下漂流,春燕在崖上大笑。她的笑声顺着风飘过来,混着河水的轰鸣声,竟然那么响亮。

往回走时太阳已经西斜,影子被拉得老长。小玉忽然说:“凉快了,蛇就出来了,我上次囤鱼看到一条蛇在水里游。”话音刚落,身后就传来“窸窣”声。我俩猛地回头,只见一条“蛇”正顺着小径追来。小玉“妈呀”一声,拽着我就跑。

跑出去老远,我们回头看时,那条“蛇”竟还跟着。我们停下来,“蛇”也停了下来。原来是鱼囤子的绳子头掉在地上,其他的部分挂在干树枝上了。我们走树枝也跟着“走”,真像一条摇头摆尾的蛇。小玉愣了愣,忽然笑出声。我也跟着笑,笑声惊起一群水鸟,扑棱棱掠过河面。

## 村东的山

兴南镇村东面的山也没有名字,村民们叫它“东山”。它像一道绿色的屏风,从北到南绵延开去。初春,山脚下的蕨菜最先冒头,黄绿色的芽尖卷成小拳头,倔强地在春风中摇曳。

四叶菜长在背阴的坡地,四片心形的叶子凑成“十”字。每年春季,我和小玉都去山里采四叶菜,用以改善家里的伙食。

秋天的山上最是热闹。榛子刚熟的时候,我和小玉就挎着柳条筐,迫不及待地去采。采回来的榛子放在草房顶晾晒,这是我们最喜欢的零食,每天上学的时候,同学们的衣兜里,都是满满的榛子。犹记得,有一年秋雨绵绵,雨后的学

林的落叶高大乔木。

额济纳胡杨林为世界仅存的三大原始胡杨林之一,该区域是国家自然保护区、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、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的组成部分。

长河落日,起伏绵延的沙坡上,横卧、虬曲、挺立的胡杨如一幅古老的画卷。

走上沙坡,风从西北来,夕阳给额济纳绿洲镀上一层橘黄色。沿着栈道,看残阳挂上胡杨的枝丫,赏暮色给胡杨披上衣衫,星星闪烁点缀在胡杨枝头深邃的夜空。月影里的胡杨开始变幻,有的如弯腰汲水的骆驼,有的如张开臂膀的卫士,有的如相依相伴的恋人,有的如荒芜的战场,尘烟散尽,金鼓息声。

额济纳旗达拉呼布镇以北

风且吟听

## 千年胡杨

25公里处,有一棵树龄880多岁的胡杨树,其树高约27米,主干直径2.07米,需要六七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抱。相传,300多年前,东归的土尔扈特人,看到这棵挺拔高耸、枝繁叶茂的胡杨时,奉其为神树。此后,每年的冬末初春,远近的牧人都来此祈福,祈愿风调雨顺、草畜兴旺。数百年来,这棵胡杨春风吐绿、秋月飘香。根往地下生,枝向天上长。有的树枝已经枯死,那就荣枯随缘、生死相依。有的树枝不堪重负,那就垂到地上再起身。

胡杨生在盐碱之地,会把吸收的盐碱通过树干排出,状如白色的眼泪,所以又叫眼泪树。但一身傲骨的胡杨是不相信眼泪的,那些苦咸的渗出、结瘤,是坚韧和抗

二河沙洲上的花草更加茂盛,引来了鸿雁、天鹅、赤麻鸭、鸳鸯等候鸟栖息繁衍。还有斑嘴鸭、绿头鸭、苍鹭、鸬鹚等鸟类,伴水而居。

去大河仍然没有路,车也开不过去,徒步还是需要两个小时,现在依然很少有人去过。因此,那里的生态多少年来都一样。

到了表弟家,房子里铺着地板,桌上摆着电脑。表弟媳妇端来炖排骨,我尝了一口,眼眶忽然热了,还是当年的味道,炖排骨的锅跟姥姥当年用的大铁锅一样,只是小了两圈,锅底也结着焦香的锅巴,只是再也不见姥姥的笑容。

傍晚时传来阵阵乐声,广场上有人跳广场舞,喇叭里放着《赶着马车去北京》。我去看热闹,领头的是发小小玉,她的腰肢扭得灵活,一点不像当奶奶的人。

深夜躺在炕上,听着窗外的虫鸣,忽然想起小时候的夜晚。那时没有路灯,村里的路黑得像墨,可月光亮得能照见人影。我起身下地,想去外面看看久违的夜空,发现厦门根本就没有插上。弟媳说这么多年晚上很少插门,白天家里没人也很少锁门。我看着天空,辽远中繁星点缀的小村,依然安静而美好。

## 斑斓山村

“咋不出去打工?”闲聊时,我问表弟。他正给玉米脱粒机上油,油枪“嗤嗤”喷着油,在金属壳上积成小疙瘩。他头也不抬地说:“出去过,20多年前就去过。”

他直起腰,看着院子里堆成小山的麦秸,一群小鸡正在上面啄食。他说:“不出去了,国家政策好,种粮有补贴,养牛有保险。我这100亩地,种玉米、黄豆。家里还养着十几头牛、几十只羊。”

“闺女呢?”我想起他温柔漂亮的女儿。“嫁人了。”他脸上露出笑。又说:“婆家就在邻村,有100亩地、10头牛,还有座养蜂山。女婿是大学生,学农业的,回来搞生态种植。”

他拿出手机,给我看照片。姑娘穿着牛仔裤,站在一棵柞树前,笑容灿烂,树上的蚕宝宝清晰可见。女帽戴着手套,正在摆弄树叶,阳光照在他脸上,透着股踏实劲儿。

临走前一天,表弟还是带我和小玉去了大河。秋风吹过来,带着河水的潮气,还有秋草的清香。对岸的悬崖上,几棵崖树五彩斑斓,一片接一片的落叶,随着流水一去不回。而那一波推一波的水纹,像极了我和小玉脸上的皱纹。忽然想起当年在大河崖上挖药的春燕。

勒勒车的木轮声由远及近,姥姥的叮囑在风中回响。我掏出兜里的爆米花,是小玉带来的,放在嘴里一咬,脆响惊起了河边的水鸟。

风北韵疆

争,是铠甲或勋章,凝结着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的细微景致,记录着瀚海阡干的宏大叙事。

斗转星移,寒来暑往,额济纳河静静地流入居延海,胡杨修成一尊不动声色的神。

额济纳胡杨林,辽阔、深远、浩荡。从达来呼布镇到巴丹吉林沙漠,从一道桥到八道桥,胡杨与额济纳河为邻,与红柳相伴,与羊、骆驼相惜,在西风濯洗过的深秋里,生命可以如此轻盈、明艳、灿烂。

秋阳杲杲,静水妩媚,胡杨斑斓,取景框的每一寸移动几乎都是一幅画。褶皱的树皮,遒劲的枝干,三五成群的胡杨,独立向隅的胡杨,临波倒影的胡杨,与红柳相依,与骆驼相伴,一林一树一枝一叶,光影流转,风声叶动,无一不是最美的定格。

金秋,塞上的额济纳,斑斓之地遍生胡杨。荒原沙海中,丝路驼道旁,居延绿洲间,偌大的胡杨林独领大漠风华,傲然屹立。

## 在曼德拉，我与岩画对坐

□彭桂芸

## 1

数千年岩石守着大漠,俯瞰苍茫历史并未远去  
那些篆刻的印记,承载部落不散的烟火  
金刚石端坐,凝望着远空  
牵起缰绳时  
骑行的鸟龟从我眼前缓步穿过  
狼草蔓延过无数岩脚  
清代骑马人正排着长队,向西迁徙

## 2

那些考古,断代。倾听远古的风声  
岩画的刻痕叠加层层黄沙  
我追不上你的马踏  
太多往事,早已被岁月封存于岩石

## 3

站在山腰的灰榆下  
转身之间,起伏的石山如卧龙盘旋  
将吹向曼德拉的秋风  
托举至天际  
斜阳隐退,去酝酿一场更为隆重的黎明  
年幼的蒲公英,向岩峰躬身  
山谷收纳的人语  
试图读懂,每一块石刻的秘密

## 4

群居的象形石,面对陌生的造访者  
竟一一醒来  
当我脚步慢下时  
我离它们的故事,越来越近  
战马、羊群、炊烟,以及挥鞭的牧羊女  
从族群中涌来,又随月光退去

多想探究,那些驳杂碎片中隐藏的真相  
站在玄武岩前,指尖轻触  
我认得猎羊与马队,却数不清年代的纹路与蛰伏的风声

## 5

峭崖上,对坐的石堆  
哦,不  
一对身披战袍的将士  
正在进行部落间千年不变的对峙  
纵然风沙万里,疆场嘶鸣  
一道道蜿蜒的岩脉  
以龙的化身雄踞  
将所有呐喊,化为穿越时空的静寂

## 6

那幅隋唐狩猎图  
丰腴、慈眉,一派祥和  
群鹿争鸣时  
盘羊、北山羊,骑马找马  
沿着羊肠道欢腾不息  
崖顶上的雄鹰  
选择与马鹿,及三生万物的部落人

成为邻居  
共用同一片历史的苍穹

## 7

你来或不来  
曼德拉始终静默不语,守在荒野  
纵使风声鹤唳,人迹罕至  
守护的老鹰,把满身风雪还给岁月  
把自己,交给驮着夕阳的骆驼  
小魏正沿着他的脚印  
把盘山道路成年轮

## 8

我们握不住时间  
唯有沉默的曼德拉,可以把油光闪亮的石头  
刻上历史的符号  
在日升月落间  
与巴丹吉林沙漠,作永恒的对话

星诗空

家乡的白桦林

许双福 摄